

背影

李波

太行山的深秋，风是糙的，裹着黄土粒，打在脸上像细沙磨过。

我攥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沿着羊肠小道往山脊爬。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鞭响——脆生生地，炸在空荡的山谷里。姥爷就站在最高处，背对着我，蓝布衫被风鼓成一张破旧的帆。

他缓缓转身，黝黑的脸上沟壑纵横，像被岁月用犁铧深翻过的土地。他沾着草屑的手在衣襟上蹭了又蹭，接过录取通知书。阳光斜打在他微驼的脊背上，那背影仿佛已和山石焊在一起，沉默，却压得我心头发沉。

“念成了，好。”他声音沙哑，像山风刮过干裂的玉米秆，“要是念不成，就得饿死。你不会劳动。”这话，他说了十几年。可我知道，他的劳动，是从更深的苦难里长出来的。

1928年，姥爷生在河北邢台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山村。十岁那年，家乡遭了蝗灾，颗粒无收。太姥爷用一条扁担挑着两只箩筐，一头装着破被褥，一头坐着幼子幼女，带着全家往山西逃荒。路上，太姥爷饿得发昏，一头栽下去，头磕在路边的石头上，连句遗言都没留下，就断了气。

姥爷在父亲尚有余温的身体旁边，跪了片刻。他抓过一把枯草盖住了父亲的脸，转身接过扁担，成了全家人的支柱。

天未破晓，他瘦小的背影，背起粗布口袋，踩着碎石路，沙沙的脚步声和着远处狼嚎，惊出冷汗。口袋里的玉米炒面散着焦香，寒风吹皱单衣，浑身打摆子。每日跋涉百余里，从河北邢台挑着花生、柿饼，赶往和顺，换回玉米米糊口。

夜色中，他推开门，灶台冰冷。母亲、弟妹们眼巴巴望着他肩头的布袋，他却只将背影留给他们，蹲在墙角分粮。他不敢回头，怕看见那双双饿狼似的眼睛，更怕自己心一软，连明日做本钱的柿饼也分了出去。可吞口水声的清脆，比哭声更扎心。他在怀里摸索许久，掏出一枚柿饼，掰成两半，塞进弟妹手中——指尖触到冰凉的皮肤，不由心头一颤。

后来，阳泉煤矿来招工，他便咬牙去了。在井下，煤灰把人的眉眼都糊住，只有脊背的轮廓在昏黄的矿灯下晃动。他混在一群黝黑的矿工里，被沉重的煤筐压成一张弓。他总想象母亲捏

着钱买米时，背仿佛挺直了些——那是他黑暗中全部的光亮。

命运再次碾碎他的梦。他被村里召回烧砖筑劳模楼。窑火通红，他弓着背，汗滴砸入尘土。楼起后，他握起羊鞭，将一个沉默的背影留给村庄，春绿秋黄，直至暮年。

他的手如老树的枯根，但握住羊鞭极稳，鞭梢在空中一抖，“啪”一声脆响，羊群便乖乖移动。他瞧不起我握笔的手，“细得像葱白，捏不住锄头，也攥不紧羊鞭。”但他那褪了色的蓝布包袱里，却珍藏着一本磨毛了边的旧书——《西游记》。他的世界被这座山牢牢圈住，心里却始终亮着一盏灯，照着外面的世界、周游的梦想。

落日沉入山脊，霞光泼天。他突然转身，背对我，面向重重山谷，深吸一口气——歌声猛地从他喉咙里滚出来：“桃花你就红来，杏花你就白……”

这山西的开花调，苍凉、高亢，如因鹰骤脱束缚，直冲天穹，在群峰之间撞击回荡。羊群停驻，风声骤歇。他昂首向天，青筋凸起，蓝布衫的背影被夕阳拉得极长。

那一刻他不再是个牧羊人。他是王，正巡视着他用一生脚步丈量、却从未真正拥有的千沟万壑。

这时我才知道，他的喉咙里藏着一片无人知晓的旷野。在村里，他是锄嘴葫芦，终日缄默。可一上山，羊群散开，四野寂静，他就成了另一个人。

歌毕，余音散入群山。他转过身，脸上绽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近乎羞涩的满足。

他走到我跟前，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得像山石一样的手，重重地拍在我的肩头。掌心传来的温热与粗

砺，沉甸甸的。“念书好，念书好……”他声音沙哑，却字字清晰，“出去了，替我去看看。”

那一拍，那句话，像一把钥匙，猛然打开了我心中所有关于他严厉的谜底。那不是嫌弃，而是把他对山外全部的好奇与渴望，把他因时代和命运而困囿一生的遗憾，都化作了对我最沉重的嘱托。他不会温柔鼓励，他只用最直白的方式说——我没有退路，他也没有了。

2007年寒假，79岁的他，仍坚持赶羊上山。雪后的山路又硬又滑，他拄着羊鞭，一步步往前挪，背影在雪地里戳下一串深坑。我劝他歇歇，他瞪眼：“羊饿着咋行？”当时他已经有病，而且他能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。

79岁的腊月二十那天，他安静地走了。

母亲整理遗物时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。纸上画满歪扭的“O”和“△”——那是他凭听来的描述，手绘的中国地图。“O”是走过的邢台、和顺、阳泉；“△”是梦想的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太原……这张孩童般的地图，圈尽了他一生的足迹与渴盼。地图太小，装不下一个牧羊人的远方。每个符号都沉默，却震耳欲聋。

送葬的队伍走上他待了一辈子的山脊。纸钱飘飞，如同他驱赶了一生的白羊。棺木前，那帧小小的照片里，他仍严肃地望着世界。

忽然，高亢苍凉的开花调撕裂寂静，像他挥鞭的脆响，在太行山间来回碰撞，不肯散去。

我看见，那个蓝布衫的背影，正一步一步，走进大山深处。山接纳了他。他，成了山。



汉字的美学密码

李均平

某一天，教字、识字、写字、敲字、码字几十年的我，突然间顿悟到汉字形体独有的美学意趣。原来，汉字的造字方法，与其所包含的意义，有着一一种神奇的对应关系。

在我看来，“木”是孤单的、单一的，它的四周是一片青茫茫博大悠远的原野，它兀自站立，无依无靠，独自面对风雨。这种孤单和单一，恰好代表了天地万物元初原生时的自然状态和哲学形象。

“木”又是孤傲的，它不卑不亢，卓然独立，随性而为，顺着天性，长成了它想长成和应该长成的样子。

“木”还是欣然自在的。左边一个

“丿”，右面一个“丨”，就是它舒展伸出的双臂，在跳着属于它自己的舞蹈。它必须生长在广袤的原野，它的树冠，是它幽闭的城堡，里面隐藏着鸟儿的家园。“木”，自成一个宇宙，其中有风有雨，有枯有荣，有虫藏鸟鸣，有四季轮回。

“木”毅然决然拒绝圈养，一旦被圈养，它就一下子成了“囚”。有谁知道被圈困住了的树，是什么滋味吗？玻璃缸中的鱼、金丝笼里的鸟，便是。所以，才会有红杏出墙，才会有绿竹穿窗，才会有青松破堤，才会有枣枝揭瓦，无他，“木”的性格使然耳。

而“林”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“林”，是一对快乐的好姐妹，它们手

拉着手，相依相偎，相携相伴，互帮互助，共担共享，通往天涯，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，为我们揭示出树木和谐共生的美好关系。但从构图上来讲，总觉得“林”还是平面感多了一些，空间感缺了一些。

一旦三“木”成“森”，格局就完全不同。

街头公园的一角，有一小块空地。不知哪一年，灵巧的花工，见缝插针，在空地上不多不少，栽了三棵油松，并在四周用乱石堆砌起小坝。油松的直径已有篮球一般粗。这三棵树所占的位置看上去很随意，似乎没有任何有意的的设计，但它们之间的距离比例，却不远不近，不即不离，不拘不束，恰到好处。

这三棵树彼此互相呼应，枝条重叠勾连，暗合了一种极简的营造法式。只是也只需这么三棵，就构成了一个别有洞天的空间。

这个空间，横向上富有层次和弹性，似乎可以扩展到无尽的遥远，伸展的树枝，交织出一个幽静的氛围，偶尔的鸟鸣，又在这泓幽深的时空里，砸击出一圈

圈美妙的音波。醉卧松林中，抚松犹自语。空杯聊胜有，但饮无妨耳。

这是我私下窃窃自鸣得意的一首古体诗，正好契合了三棵松的意境。

超玄的汉字，绝美的意趣和景致，这些都是客体，还必须有领悟其奥妙深意的主体意识的加持，美学的意蕴才能真正得以释放。

为何国画里总能看到峻拔寂寥的苍松，总有衣带宽松的君子独坐松下冥想，这正是文字、文人、文化与自然社会的完美统一。

美是什么？美是外在感知引发内在的一种感觉。我觉得，美学意识无需专业而系统的培训，其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，因此，每个人都自带美学基因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每个人都是一个美学家。

“木”“林”“森”的故事，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。

梨花千树雪 春深又一年

崔玉花

春风拂过阡陌，捎来一缕清浅的甜香，抬眼望去，漫山遍野的梨花如约绽放，才惊觉，又到一年梨花节。

这是春日里最温柔的盛会，没有桃花的娇艳浓烈，也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梨花独守着一份素净与清雅，将整片天地晕染成一片温柔的雪白。千树万树梨花开，远远望去，似雪落枝头，又如云絮堆叠，层层叠叠，绵延不绝，顺着山峦的起伏铺展，沿着溪涧的蜿蜒蔓延，把寻常的乡野，酿成了不染尘俗的仙境。

走进梨园，那一份纯净愈发动人。一簇簇梨花挨挨挤挤，缀满了枝头，五片素白的花瓣，簇拥着嫩黄的花蕊，风一吹，花瓣轻轻颤动，好似少女含羞的眉眼，又似翩跹欲飞的蝴蝶。阳光透过花枝洒落，碎金般的光影在花瓣上流转，清冽的花香萦绕鼻尖，不浓也不烈，沁人心脾，此时洗去了心底所有的浮躁与喧嚣。漫步花间，脚下是散落的细碎花瓣，身旁是触手可及的雪白，仿佛一伸手，就能握住整个温柔的春天。

梨花节，从来不止是花的盛宴，更是时光的回响，是心底的乡愁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，同样的梨花如雪，同样的春风拂面，可岁月却在悄然流转。

儿时的梨花节，是牵着长辈的手，在花树下追逐嬉闹，捡拾起飘落的花瓣，藏进书页里；是听着老人们讲述梨花的故事，在花香气里细数春日的美好。那时的梨花，是纯粹的喜悦，是无忧的时光。

长大后，奔波于尘世烟火中，再赴这场梨花之约，心境已截然不同。看这满树繁花，开得从容而淡然，不卑不亢，不卑不亢，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，尽情绽放生命的美好。梨花的花期短暂，不过旬日，却倾尽所有，把最极致的洁白与芬芳留给春天，宛如人生，纵然时光匆匆，也要在有限的岁月里，活出自己的澄澈与精彩。

花开花落，皆是自然序章；岁岁年年，皆是温柔馈赠。梨花节里，游人如织，大家驻足赏花，拍照留念，把这份春日的美好定格，把心底的期许安放。有人在花树下静坐，听风穿花枝的轻响，感受岁月静好；有人与亲友相伴，在花海中漫步，人间烟火的温暖，与自然美景相融，便是最动人的幸福。

风起时，花瓣簌簌飘落，下起一场温柔的梨花雪，落在肩头上，落在心间里。这漫天飞舞的梨花，是春日写给大地的情诗，是岁月留给大地的温柔。看尽繁花如雪，闻尽满径清香，心中满是安然与欢喜。

愿我们都能如这梨花一般，守一份内心的纯净，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，在时光里从容生长，在岁月中淡然绽放，不负春光，不负自己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都过成梨花般清雅美好的模样。

花期有期，美好无期，这场梨花之约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，都是春天最动人的遇见，都是心底最温柔的眷恋。



上春山

张枫

春天里，约三五好友，来云竹湖，上一次南山吧。诗人的眼里，春日的云竹湖应该是一首自带芬芳的长诗吧，那是底色，风是转折，云是韵脚，花是诗眼。那南山就一定是一首长诗中最有意境的章节。

远远的，山已着了淡妆，粉面含春。桃花绽放，杏花待发，桃花的白和杏花的粉紫调和在一起，连翩明艳的点缀其间，叠加的色彩让南山变得丰富起来。就像人生因为多了一些经历，增加了层次感，反而更加立体、更加饱满。

当你面山背水，一路寻春，每上一个平台，回头望，你肯定要和我一样忍不住惊呼：太美了！是啊，这种美，美到我们词穷，美到我们“翻箱倒柜”都找不到最恰当的词或句来形容它。是的，有时候，语言是最苍白无力的。

春日的云竹湖，脱胎换骨，水波荡漾。一改冬日厚厚的冰面“敲”出架子鼓声响的摇滚风，仿佛多了几分南江的婉约和柔媚，当它在你眼底逐渐开阔、壮观起来。你会觉得刚才在湖边看到的波光粼粼的碧水，此刻分明已是一块成色绝佳的美玉，蓝与绿有着明显的分界线，光与影形成明暗对比，美得让你挪不开视线。

远山还在沉睡，那一抹似有似无的水墨

画，一点也不抢湖水的风头。当你行到南山的制高点，坐在大石头上，一览无余之下，云竹湖反而离你更近了。湖中的小岛清晰可见，水边的村落依次排开。春水漾漾，浅笑盈盈。

如果你曾见过大雪覆盖的冰面，你会感觉到此刻云竹湖是微笑的。如果你曾见过冬日树石的瑟缩，你会知道此刻南山是张开怀抱的。我们奔赴春山，何尝不是奔赴一场

与自我的约定，我们一次次地寻春，又何尝不是寻找那个最山花烂漫的自己。

在这明艳的春日里，我们可以阵阵笑声，抑或静静安坐，甚至可以铺一块垫子平躺下来观云，那白而轻柔的云懂你的心思，棉花糖一样，一会儿长大，一会儿变小，一会儿飘远，一会儿靠近。此刻，你是天，是云，是水，是山，每一个呼吸，都吸纳着新绿，完全融入自然。

不用着急着移步换景，就在南山最高处停下来。风是暖的，云是闲的，人是安然的。此刻，清风与我相对，春花与我共舞，每一株将要绽放的杏树上都挂满了粉色的珍珠，颗颗饱满圆润，每一座造型独特彩绘精美的亭子，都是蓝天白云下的艺术品，你想要的超级大片，随手皆是。

花尚在，春未远……

文学副刊
第 1056 期
刊头题字
冯骥才